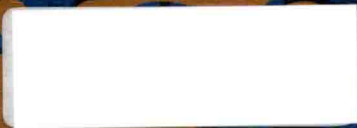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张鸿福◎著

③ 帝国烽烟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李鸿章

张鸿福◎著

③ 帝国烽烟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鸿章:全三册 / 张鸿福著.--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(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)
ISBN 978-7-5354-9151-0

I. ①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4839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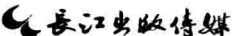

出品人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田敦国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30毫米×1060毫米 1/16 印张:79.25 插页:3页

版次: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299千字

定价:120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
录

第 一 章	醇亲王巡阅北洋	李莲英循规蹈矩	001
第 二 章	多尔齐大闹威海	西太后巡视园工	020
第 三 章	痴情郎跪求醇王	李鸿章进献火车	041
第 四 章	光绪帝违心立后	顽固派谏阻铁路	060
第 五 章	光绪大婚宠珍嫔	鸿章嫁女固靠山	079
第 六 章	失援手友朋频逝	扩园林停购舰船	099
第 七 章	日本增兵谋决战	大清避战失先机	118
第 八 章	赖调停一误再误	敢冒险不宣而战	137
第 九 章	箭在弦中日宣战	士气低株守待敌	155
第 十 章	谋换将交章弹劾	无战志弃守平壤	174
第 十 一 章	海战失利丢主权	万寿将至生和心	193
第 十 二 章	恭王复出无雄心	辽东溃败多逃将	212
第 十 三 章	乏良将旅顺失守	无决断和战分歧	231
第 十 四 章	断后路威海危急	赴广岛求和被逐	251
第 十 五 章	丁汝昌自杀殉国	李鸿章赴日议和	271
第 十 六 章	马关签约留骂名	三国还辽埋祸根	292

第十七章	义和团迷信神功	太子党别有用心	312
第十八章	行废立列国反对	怀私欲利用神团	332
第十九章	太激愤火烧教堂	受怂恿轻率宣战	352
第二十章	拒矫诏东南互保	起内讧天津失守	372
第二十一章	假神功难抵洋炮	真凶残联军屠城	393
第二十二章	辛丑签约国权丧	屈辱忧愤鸿章歿	414
后 记			434

第
一
章



醇亲王巡阅北洋
李莲英循规蹈矩

这天早朝后，慈禧对醇亲王道：“老七，北洋又有四条军舰从外国回来了，李鸿章奏请朝廷派人去巡阅的折子你看过了吧？”

“看过了，军机上说已经向太后请旨。”醇亲王应道。

“旨意很快就有。我的意思，你是海军衙门大臣，这趟差使非你莫属。”慈禧说罢，意犹未尽的语气。

“奴才遵旨。”醇亲王微微弓一弓腰，“只是巡阅海军，奴才还是头一遭，只怕办砸了差使，太后有没有特意要吩咐的，请训示。”

“我看与陆路阅操也没什么两样，自然是为了提振士气、张我军威。”慈禧一副欲说未说的样子，“要说特别，海军办了十来年，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，有人说卓有成效，也有人说三道四，到底办得怎么样？总要亲眼见了才好说。”

醇亲王心生警惕，这次巡阅是要对北洋水师下个评语，这个评语却不好下。他是海军衙门大臣，下评语便不能超脱。何况太后疑心甚重，总担心臣下欺瞒。三海和颐和园工程经常派李莲英去现场勘验，就是他在神机营南苑阅操，也派太监悄悄去看多次。巡阅北洋水师这样的大事，仅自己回奏如何能够

令她放心？

慈禧见醇亲王心有所思，就问道：“老七，你也算知兵的王爷，无论水陆各军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是好是坏，你总看得明白，难道还有什么顾虑？”

“回太后的话，奴才没什么好顾虑的。刚才奴才在想，海军毕竟是新鲜事物，太后不能亲见实是一大憾事。奴才笨嘴拙舌，恐怕不能一一向太后描述。可否请李莲英随同前去，一则可以将巡阅所见新奇事物，慢慢讲给太后听；二则也是见识一下风涛之险，将士之苦，将来好好当差。”

醇亲王自判笨嘴拙舌，的确不假，要讲应急的本领，嘴上的功夫，的确非他所长。他所说的这两条理由，第一条还勉强说得过去，第二条则有些驴唇不对马嘴，让太监去见识风涛之险，与他们好好当差如何联系得上？但这个主意却不错，慈禧好像也有此打算，十分痛快地答应了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，就让李莲英同去。”又对门外喊，“让李莲英过来。”

李莲英就在殿外侍候，进门俯首道：“奴才侍候太后。”

“七爷让你陪他去巡阅北洋海军，你还不谢过七爷？”

“太后，奴才不敢。我朝家法森严，太监不可预问政务，更不可私自出都。”李莲英连忙跪下。

慈禧训诫道：“你还知道规矩，可见七爷没白疼你。是七爷请你去，也就不算私自出都。再说，你也算是去侍候七爷。”

“侍候七爷是奴才的福气。既然是侍候七爷，奴才恳请太后再派个侍卫同行，这样外间的闲话就少一些，奴才也就不致太惹人侧目。”李莲英请求道。

慈禧点了点头赞赏道：“这个主意也不错，那你说派哪个侍卫去合适？”

“奴才不敢妄言，一切听太后安排。”

“让你说就说，你看宫中的侍卫，哪个比较灵透顺眼，就让他一起去。”

于是，李莲英不再推辞，说道：“乾清门的三等侍卫富察·多尔齐很有眼力见儿，而且他阿玛是当年亲手捉拿肃顺的侍卫之一。”

“好，那就是他了。”慈禧丝毫没有考虑就同意了。

醇亲王出宫回府，他即将巡阅北洋水师的消息就传开了，令大家惊异的是，储秀宫总管太监李莲英竟然也随行。同日还有一道慈谕：“醇亲王奕诰、醇亲王福晋，均着赏坐杏黄轿。钦此。”

下午，漠贝勒前来拜访。漠贝勒是嘉庆第五子惠端亲王绵愉的第六个儿子，喜欢诗文应酬，与文人墨客、清流翰林多有交往，与醇亲王关系也十分密切。他一进门，醇亲王已经猜到他所为何来。

果然，他开口便道：“七哥，你要巡阅北洋了？我不明白，你这个海军衙门大臣去巡阅是名正言顺，李莲英一个无根之人却也要出都同去，这算怎么回

事？这些阉寺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“是我恳请太后让李莲英随行。”醇亲王连忙声明。

“那又是为何？”奕谟有些不相信，“七哥难道不记得唐朝太监监军之祸，前明阉寺祸国的教训吗？”

“我只是想让他们这些深宫中人出去见见世面，回来给太后解解闷。”醇亲王勉强解释。

奕谟当然不信：“七哥忘了安德海的教训了。六哥当年诛杀安德海，人心大快。七哥如今却纵容阉寺气焰，真不知七哥是怎么想的。原来六哥主政时大家都怪他太过迁就，如今大家觉得七哥更迁就。三世工程没人问，颐和园工程也都装聋作哑，朝廷大兴土木，哪里是振作求治之道！现在是清流中没有倭相，主政的七哥也没当年六哥的敢于担当。”

这话真让醇亲王无地自容。当年他是敢于担当的形象入主中枢，可当他当上“太上军机”后，发现对洋人强硬不是口空白话就能做到的，而纱帘背后的女主人原来是那么难侍候，他发觉自己当年的强硬完全是无知无畏，当他面对的是国之安危和擅权的慈禧时，发觉自己比六哥更懦弱。但他嘴巴上却不想承认，强辩道：“我与六哥的身份不同，有些事情不能不格外慎重。”

“七哥的难处我当然明白，不过，你越是避嫌越不能释嫌。”奕谟话题一转道，“上面突然赏给杏黄轿，七哥这次要带去天津吗？”

醇亲王连连摆手：“逾格之赏，何敢承受！杏黄轿只有内廷公主有之，外藩亲王何敢僭越，我正打算上折请太后收回成命。”

“七哥有这份戒惧心就好了，当年的年羹尧也曾经受异数之恩……”奕谟提醒道。

当年雍正为了试探年羹尧是否有不臣之心，屡加异数之赏，年羹尧不知戒惧，结果惹来杀身之祸。

慈禧赏杏黄轿，醇亲王只想到这是逾格之赏，却没往深处动心思。旁观者清，奕谟的话让他陡然警惕，回想近来的一些事情，奕谟的猜测的确有道理。他诚惶诚恐道：“老六，从前我想简单了，皇上快亲政了，我该如何急流勇退？”

见醇亲王如此惶恐，奕谟反而有些不忍心了：“七哥，我只是提个醒，你的忠心上头总是有数的。我的意思你也不必太避嫌，该反驳时就该反驳，该挺直腰板时就要挺起来。你是事实上的辅政大臣，不能凡事都由着上头来。”

这话听上去就矛盾，而且如何挺直腰板？说起来容易，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奕谟告辞后，荣禄接踵而至。

“仲华，李总管跟我去巡阅北洋，是我向太后恳请的，这事，我该没办错吧？”醇亲王向荣禄求证。

“当然没错。王爷不开口,恐怕太后也会做此安排。”荣禄赞同道。

“何以见得?”醇亲王也有这种预感,所以急于得到证明。

荣禄比证道:“王爷只要想一想,南苑阅操上面都悄悄派人去,巡阅北洋这样的大事,太后能不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吗?”

“我难道还不值得太后信任吗?”每想至此,醇亲王就觉得委屈和不解。

“王爷不必苦恼,太后的性情永远不会有完全信任的人。想明白了这一点,王爷就会释然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这大约就是赵家天子说的,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,无论这人对他有危险。我也觉得上面大约早有让‘皮硝李’去的想法,只是现在我要弄明白他去的目的是什么?”李莲英出身制皮子的贫苦人家,终日拿硝水去揉皮子,因此人称“皮硝李”。

“太后派李莲英同行,首要的就是监督您。您手握神机营,如果再与李鸿章有非同寻常的关系,太后如何能够安枕?第二就是看一下北洋水师,花了这么多银子值不值。至于见识一下新奇,给太后解闷,这其实是最不重要的。”荣禄分析道。

“那么,应当让李少荃把北洋水师的军威好好展示一下,让太后觉得这钱没白花。第二条,那就是不可张扬,随行的人必须守规矩。”醇亲王也说出了针对的办法。

“王爷性情就不是张扬的人。需要约束的其实是随行的人,尤其是官中出去的太监。太监出都本来就令人侧目,如果像当年安德海出都那样一路招摇,少不了有言官要上折子参奏。”荣禄话锋直指李莲英。

“对极了,我打算出个告谕,让随行的人规规矩矩,不要闹出笑话来。你帮我起草个文告,到时候让他们每人一张,做个提醒。”

“其实王爷只要抓住两件事,就出不了大毛病。一是不要索需地方,人吃马嚼全部自备,即便有人想趁机索需也没了借口。二是严禁随行人员私自接触地方官,不给他们索贿受贿的机会,尤其是‘皮硝李’,不要让他捣什么鬼。”

“好,临行前厚加给饷,出行的嚼裹全部自己负担。至于‘皮硝李’嘛,我把他放在眼皮底下。”醇亲王拿定了主意。

荣禄又补充道:“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,避免‘皮硝李’与外官接触,省得他听到不该听的,到时到太后面前乱讲,无论对王爷还是对李少荃都不好。”

“对,李少荃在北洋不容易,做事多的人受的批评也最多,别让别有用心的人在‘皮硝李’前乱告状。”醇亲王心里总算有了底,心情稍轻松了些,不过对奕谟的话仍然不能释怀,“仲华,刚才奕谟来过了,他有些怪我太过软弱,该顶的要顶回去,不能一切都由着上头。他还拿出当年六哥反对三海工程的例

子和杀小安子的事来比较,我真有些无地自容。”

“王爷,谟贝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今昔形势不同,如何能够相比?当年内忧外患,反对修三海有过硬的借口,如今虽不能说四海安澜,但国家安定却是前所未有的;那时候诤臣里有倭文端为首的清流、大儒,如今清流已经烟消云散,又有谁肯出头逆上头的龙鳞?最重要的,那时候东宫还在,她虽然不善言语,但在大事上却毫不含糊,而且地位尊于西宫,只要占在理上,西宫不能不有所收敛。试问王爷,当年六爷诛杀小安子、反对三海工程不都是亏了东宫施以援手?王爷如今可有这样的援手?”荣禄是醇亲王面前的红人,他的荣华富贵也都系于醇亲王一身上,他的立场和态度与奕谟又有不同,他最不愿意醇亲王在太后面前失势。

“的确没有。”

“所以,王爷不可为浮言所惑。皇上顶多再有两年就要大婚,那时候上面必然要完全归政,不然如何对天下人交代?等皇上顺利亲政,王爷您便修成了正果,这些年来如履薄冰便没有白费。如果王爷这时候非要扫上头的兴,您对富贵就算不在意,连累了皇上不能顺利亲政,那又是何苦来哉!”荣禄把利害说得十分清楚。

“你说得有道理,顶多再过两年我就急流勇退。别人误会也罢,埋怨也罢,我都不计较。眼下一是辞杏黄轿,二是告谕随从人员的训示,都劳仲华大笔。”

两人就此进行商酌,荣禄领命而去,晚饭前就来交差。辞谢杏黄轿是官样文章,情词恳切就足矣,醇亲王匆匆看罢,就让文案去誊录。《醇王出都巡阅严饬随从人等各谕》共有三份:

管事处传奉爷谕:交管事处:此次赴天津查看海军,事属创始,本府随往人众,必当恪守历次诫谕,谨慎体面,除本分差使外,不准干预他事。着派怀他布、湖图哩、明顺、吉成实力稽查,无论事之大小,务须一一禀知,不准少有瞻徇及私出主见等情弊,果能遵守传谕,回京后优加奖励,若稍不遵循,无论事之值与不值,何时发觉,即将该四员交地方官递解回京,从重惩办。此谕。着管事处于随往之官员人等及首领太监,每人各放一张。特谕。

为剖切晓谕事:照得本爵堂此次前赴天津,因看海军船只、炮台,所有随带章京等员,随同总办由陆路行走,车辆马匹务当严加约束,免滋弊端。且沿途经过地方,正值麦初秀穗,大田播种之时,务循大路行走,不得任意驰驱,致有践踏田畴情事。其本爵堂随带之护卫、戈什哈、并兵人役,及总办、章京各员随带之戈什哈、跟役、车夫人等,虽分前后两起,着统归总办管

辖查访，倘有前项情事，一经查出，或被农民告发，即行从严惩办，决不姑宽。切切。特示。

谕：此次赴津，除赴旅顺口等处系李中堂饬备厨房外，其往返途中及在津数日均由口分自买食物，马匹草料亦均自备，一切概不由地方官供应，更不准稍有需索，致干惩处。着总办、帮总办于起程之先，通行晓谕，俾归划一。再，抵津后，地方文武各员及各营统领、各局官员等，令赴营务处报到，投递职名。倘此内生有弊端，擅收银物及请托私情等事，唯将翼长祥普、明惠立即发折严参，并将总办、帮总办附参，决不姑息徇纵。至本爵堂府宅护卫家人等，已自行严加钤束，如仍有倚势招摇，或假借名目肆行欺骗，总办、帮总办及营务翼长务刻即禀知，勿稍瞻徇。特谕。

醇亲王看罢很满意，稍改几笔，便交由王府文案处印制备发。

李鸿章接到会同醇亲王巡阅北洋水陆各军的上谕后便把周馥叫来，两人密议一上午。整个巡阅的方案，李鸿章总结为八个字两句话，一是“盛陈军威”，把北洋的水陆各军的实力展示出来，让朝廷觉得钱花得值；二是“礼敬有加”，就是让醇亲王一行所到之处都受到礼遇，但又不能逾制，这是醇亲王在信中一再叮嘱。

周馥保证道：“中堂放心好了，我与天津镇郑总戎、水师丁总戎还有营务处诸公仔细商酌，拟出方案再请中堂过目。”

天津镇郑总戎即是指天津镇总兵郑国魁，丁总戎即是指北洋水师的丁汝昌，因为醇亲王此次巡阅水师为重点，但同时巡阅陆军、炮台，因此水陆各军都要预备。

两天后周馥便拿出了方案呈请李鸿章阅，唯有一条特意请示：“水师交战，双方军舰皆在行驶中，因此命中率并不太高，有时开十几炮未必有一炮能中。可是如果以此请王爷阅操，局外人不懂其中道理，或许会有误会，以为战斗力不强。丁总戎的意见，可否舰动靶不动，或靶动舰不动，这样命中率会高一点。”

“届时列国水师少不得前来观操，会不会让他们说三道四？”李鸿章有些担忧。

周馥回道：“我问过丁总戎，他说我们是阅操，不是实弹演练，列国水师还不至于有什么说法。”

“好，那就舰与靶一动一静，届时如何操练，由丁禹亭视实际而定，总之既

要盛陈军威,又不要让王爷看出破绽。”

周馥原来对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成见颇大,但近年与他交往增多,发现此人虽是陆军出身,但这些年刻意学习海军,并不像外间所传是门外汉。而且他为人谦和,能够居间协调舰队中闽籍与粤籍官兵的矛盾。而北洋舰队中那些少壮军官骄气太重,个性刚强,实在没有人可胜任北洋水师统领一职。之后,周馥对丁汝昌的看法大为转变,觉得北洋水师由丁汝昌统领也算是恰当的人事安排。

等方案确定后,周馥亲自去京城请醇亲王审阅。醇亲王着眼的是“不招摇、不逾制”,对一些过繁的礼节加以删减。又特别叮嘱,天津海光寺行辕所陈设器具皆取朴素简便,一切秾丽及黄、赤诸色,概置不用。

醇亲王一行的计划是从京城赶到通州后,分水陆两路赴天津。四月初六,李鸿章先后命制造局总办潘骏德、水师营副将郑崇义等率舢板三十多只,座船三十余只,小火轮两艘,伙食船五只,沿水路前往通州迎候;又派督辕武巡捕杨福同、萧万有从陆路赴通州,照料由陆路来津车马。

四月初十上午,陪同巡阅的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、海军衙门文案总办副都统恩佑先行出都,为醇亲王打前站。随从二十余人、王府内外随侍戈什哈等四十余人、马七十余匹由陆路赴天津。

醇亲王一行包括海军衙门、神机营文武官员,戈什哈,兵弁,夫役,王府护卫,太监等一百余人,十一日一早骑马行四十余里,九点多到达通州。他穿着五爪金龙石青褂,头戴三眼花翎宝石顶凉帽,身后是身穿黄马褂的乾清门三等侍卫富察·多尔齐,还有给他端着烟袋的三品总管太监李莲英。不过,他的顶戴却是六品,这是他的主意:“奴才是太后打发来侍候王爷的,三品顶戴太过招摇。”

早已候在码头的长龙座船见醇亲王驾到,立即升起巨大的“帅”字旗。醇亲王登上座船,由小轮船拖带,水师营副将郑崇义带着杉板三十余只前后左右护行,沿河下驶。一路上所有船只全部贴岸停泊,王驾过后才准行船。沿岸都有直隶驻防绿营兵布防,醇亲王驻泊休息,驻地军官便早早到码头跪迎。无论官阶大小,醇亲王一概到船头立而望之,夜里则秉烛而眺。

十三日上午九点,醇亲王的长龙座船到达天津。各军统领营官均行装挂刀,领队在二十里内外沿途跪接。李鸿章坐小轮船出迎,到浦口登上醇亲王的长龙座船,跪请圣安。醇亲王答称“圣恭安”,然后拉起李鸿章,握着他的手不放,连道:“少荃辛苦了。”

两人说着话就到了天津北门外红桥,弃舟登岸,先到天津的醇亲王随行人员,直隶提督、天津镇总兵、直隶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长芦盐政、天津道、天津营

务处、支应局等处四十余人立岸恭迎。醇亲王含笑向大家点头道：“辛苦诸位了！”然后乘黄辇四人肩舆由北门进城，再出南门，到达海光寺行辕。

海光寺原名普陀寺，始建于康熙年间。后来康熙帝南巡，驻蹕天津，见此地庙宇宏阔，兴会所至，赐名海光寺。不但赐写了匾额，而且御书两副对联，一副是“香塔鱼山下，禅堂雁水滨”；另一副是“水月应从空法相，天花散落映星龕”。寺庙因此名声大噪，随后进行了扩建，并专门建了御书楼，把康熙御书对联刻制在柱子上。此后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数次驻蹕天津，每次都有御笔题赠，陆续御书匾额“瀛蠕慈荫”“普门慧镜”“镜澜普照”，御题对联“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，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”“春物薰馨含慧业，名禽宛转人闻思”“不生波处心恒定，大寂光天相总融”“欢喜白毫光妙明合印，庄严香水海安隐同参”，海光寺成为直隶名刹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英法联军两次占据海光寺，当成联军司令部，而且《天津条约》就在海光寺签订，此地被视为屈辱之地。后来捻军兵锋又曾两次到达海光寺，于是此处风光不再。

李鸿章主政直隶后，在海光寺外空地扩建天津机器局，设铸铁厂、锤铁厂、锯木厂、洋枪厂、枪子厂，除制造新式枪炮等军械外，兼制民用设备以及各种军用船只，并能自行制造车、刨、钻等机床。工匠六七百人，办公生产等用房百余间。

此次醇亲王巡阅天津，随行二百余人，天津任何衙门都无法接待，李鸿章最后决定把醇亲王行辕设在海光寺，用寺内殿宇及寺外机器局的办公用房接待王爷一行。

海光寺南门外搭起布帐作为文武官厅，天津府县官员及候补道四十余人已经在此迎候。醇亲王乘坐肩舆进寺，到大殿前下舆，迎候的官员请安后，他再进大殿进香，然后到御书楼对着乾隆皇帝当年坐过的宝座行礼。

午饭就在海光寺内，李鸿章早就安排妥当，但醇亲王自带厨师，表示不扰地方，随行各员也不敢就席，打发人出去自买吃食。李鸿章见状，对醇亲王道：“就是普通官员过境，天津也要尽地主之谊。王爷大驾光临，如果非要坚持自己供膳，让天津官员如何能够心安？”左劝右劝，醇亲王总算答应下来，让王府总管传下话去，午饭就由天津供应。

醇亲王就在海光寺御书楼居住，环寺墙外机器局的八十余间办公用房暂时改为都统善庆、总办恩佑等人的寓所。因为随员太多，又新建瓦房五十二间。为了加强护卫，环寺架设巡更兵棚十六架，并支起席棚以停车马。除神机营、王府护卫外，皖南镇总兵史念祖带马队百名驻于寺后，掌守寺内各门。南门外道路经护卫营、亲兵营修筑，入夜则点亮汽灯，照耀如白昼。

第二天一早,各国领事拜见醇亲王。周馥和李鸿章的洋务顾问候补道伍廷芳、罗丰禄早早赶到御书楼等待。法国领事、副领事最先赶到,周馥带领他们进见。御书楼阶下是司道各官,台阶上站立的是神机营、海军衙门随员,王府护卫则侍立在大殿两侧。大殿上,醇亲王居中站立,李鸿章和都统善庆一左一右,这是礼节性的会见。接下来醇亲王又会见了俄、美、英、德、日等国领事。

九点后,醇亲王视察天津武备学堂。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于光绪十一年设立,聘请德国教官,培养陆军人才。除了学国文、算术、几何、三角、代数、地理、中外历史、政治学、格致等,重点是军事课,学习基本战术、应用战术、图上战术、战略学、孙子兵法、管子兵法、沟垒学、弹道学、军制学、野外勤务、步兵操典、气球学等。醇亲王亲自观看学生测绘画图,阅看毛瑟枪法步操,暗叹李鸿章总是先行一步,与之相比,他的神机营操练只能算是花架子。

午饭后,李鸿章陪醇亲王及随从乘小轮船走水路,另一部分人员则骑快马走陆路前往大沽。天津文武官员跪在岸上相送,看热闹的百姓更是人头攒动。醇亲王很高兴,让随行的德国摄影师拍照留念。两个小时到了海河下游,河面变宽,水也更深,“海晏”号轮船已经在江中停泊恭候多时。

“海晏”号原为美商旗昌公司海轮,光绪三年招商局购并旗昌时纳入船队。本轮载重两千八百吨,载客二百八十一人,航速十二节,是轮船招商局航速最快的客轮之一。中法战争中,刘铭传就是自上海秘密搭乘该轮突破法舰队封锁赴台上任。此次醇亲王巡阅北洋,就以该轮为座船,此时巨大的帅旗已在该舰上升起。

醇亲王与李鸿章、都统善庆及王府护卫、太监登上“海晏”号,盛宣怀跟随照料。海军衙门、神机营各员,戈什哈等登上“保大”号轮船,周馥随船照料。帅船起航,盛军列队南岸跪送,旌旗迤迤二十余里;北岸则有仁军及楚军马队,也是沿岸跪送。

当天夜里,船队到达大沽,醇亲王一行的船只都停在大沽炮台下,附近五里全部警戒,口外则有炮船巡游。

晚上就住船上,李莲英被轮船招商局的听差领到住处,那是两间很大的客舱,陈设也十分讲究。他看了之后道:“这个房间太大了,我哪里敢住?”

听差告诉他,王爷的住处更大。

“那李中堂呢?李中堂住的是什么房子?”李莲英又问。

“李中堂的客舱略小一些,但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李莲英一听就推辞了:“那不行,我怎敢比李中堂住得还宽敞?劳您的驾,我要和李中堂调换一下,不然睡不着。”

听差见李莲英说得坚决,做不了主,只好去找盛宣怀。盛宣怀过来见李莲

英道：“李总管，这是中堂吩咐的，他说您是客人，理应住得比他宽敞些，您总得让中堂略尽地主之谊。”

“盛大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算什么客人？我是太后打发来侍候王爷的，哪敢住得比中堂还要宽敞？就算是客人，我也不敢忘了规矩，李中堂毕竟是封侯拜相的国家勋爵，非比寻常。”李莲英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盛宣怀以为李莲英不过是客气一番，只要理由充分，他必然会答应，因此劝道：“总管说得不错，可中堂已经歇息了，再打扰中堂休息恐怕不合适，无论如何您将就一宿，明天再换也不迟。”

李莲英一听也是，便又道：“盛大人说得有道理，那就不必打扰李中堂了。我看王爷的房间特别大，我就到王爷的套间里去住吧，侍候王爷也方便。”

盛宣怀见是动真的，连忙阻止道：“李总管，你且等等，等下官回了李中堂再说，不然中堂会怪下官办差不力。”

盛宣怀去见李鸿章的时候，他的确已经休息了。不过盛宣怀不是外人，可以在卧房里见客。等盛宣怀说了李莲英的要求，李鸿章郑重其事道：“杏荪，此人不简单，你们要好好应付，可不要只把他当一个太监。他与当年的安德海不同，只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得出来。不过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能得罪。我出面不合适，你想办法接近他，或者他的亲信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要求，或者太后有什么安排，只管答应。”

盛宣怀当然不能再提李莲英要与李鸿章换舱的要求，就道：“中堂，如果李总管还坚持，我就拿自己的舱给他。我到别的地方挤一宿，反正不过两个多时辰。”

“行，如果他非要到王爷舱里去也随他，不必太强求。”

盛宣怀回到李莲英的客舱时，他已经抱着被褥去了醇亲王的客舱。醇亲王的客舱是整个船上最大最豪华的，有一间卧室，有一个很大的客厅，还有单独的卫生间。李莲英所说的套间就是指那间颇大的卫生间，便说道：“王爷，李中堂给奴才备了一间大房子，奴才如何能住得？奴才看王爷这里有个套间也蛮大的，奴才就和王爷住到一起，侍候王爷也方便，还请王爷恩准。”

醇亲王笑道：“莲英，你来也是客，李中堂给你安排大房间，你就踏踏实实地住下。客随主便嘛！”

李莲英分辩道：“王爷，李中堂是敬太后和您，因此才对奴才客气。如果奴才认为受之应当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人家笑话奴才事小，如果传出话去说，太后和王爷面前的李某某真是不知好歹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那可就有损太后的英明和王爷清誉。这种半吊子事，奴才不能做。”

醇亲王见他说得诚恳，点头道：“好，那就依你吧。”

李莲英“喳”了一声，就把铺盖卷搬到卫生间里。

“王爷，奴才替您洗脚。您辛苦一天了，用热水烫烫脚睡得踏实。”重新回到醇亲王卧室，李莲英不等醇亲王答应，已经自作主张，要热水，要毛巾。

醇亲王的贴身太监端来热水，李莲英亲自接过来，端到王爷脚边道：“王爷，奴才给您洗脚。”

“万万不可。”堂堂三品总管、太后心腹太监给醇亲王洗脚，他哪敢消受？

可李莲英已经把毛巾搭到肩上，把醇亲王的双脚搬到热水木盆里，边洗边道：“王爷，平时在宫里想侍候您都没有机会，这次托王爷的福出来开眼界，奴才不能放过侍候您老的机会，请王爷务必赏脸让奴才尽尽孝心。”

醇亲王感动得不得了，想起出京前还千方百计要提防他张扬跋扈、索需地方，如今看来，真是多虑了。自从出京以来，李莲英几乎是寸步不离，始终站在他身后，一手提着他麈子皮烟袋荷包，一手提着他的长杆烟袋，往侧边一站，低眉敛目，完全是一个贴身侍候的小太监，丝毫看不到总管太监的影子。等洗完了脚，醇亲王笑道：“莲英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你陪我唠唠嗑。”

看李莲英在对面的洋沙发上坐下了，醇亲王感慨道：“你这差当得真是挑不出一丁点毛病，你们也都不容易。莲英，你是怎么进宫的？听说吃这碗饭的，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”

“那真是一点不假，奴才这种人，都是家里穷得叮当响。”

李莲英是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人，紧靠在子牙河边上。与当年的总管太监安德海、如今的二总管崔玉贵都离得不远。李家村地势低洼，是个蛤蟆撒泡尿就能发水的地方，十年九涝，几乎年年都有人饿死。有一年夏季发水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李莲英的爷爷活活饿死，到了秋上又闹瘟疫，他的祖母又去世了，只留下一个十九岁的儿子李玉，也就是李莲英的父亲。

李玉人还灵透，被一个远房的族亲收为义子，后来义母又把娘家的侄女嫁给他当了媳妇，接二连三生下了五个小子。顶聪明的是老二，一双眼睛不大，但滴溜溜乱转，很得爷爷奶奶的疼爱，给他取名李机灵，他就是后来的李莲英。李家有几百顷地，积了点家产，本族都十分眼馋，对他们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李玉当儿子，十分不满。等老爷子一过世，本族的侄子都来争家产。

李莲英的奶奶很有主见，打发干儿子和侄女到京城投奔亲戚，做一点小买卖。老太太则把家产陆续变卖，对外说是还账，其实是倒腾给干儿子做买卖。不料李玉不是做买卖的料，只赔不赚，后来开了个制皮作坊，把收来的皮子用硝水泡了，再揉制成熟皮，卖给皮衣店。皮子被硝水一泡，腥臭难闻，尤其夏天更是奇臭无比，苍蝇成团。硝有毒，辣眼睛，呛鼻子，腐蚀手。揉皮子就是把皮子固定在地上或墙上，用硝揉完了后再泡进大缸里涮洗，皮子见水后很

重,捞皮子很辛苦。一家人就埋汰在龙须沟边一个臭气熏天的破院子里淘生活,只能勉强糊口。

李机灵看着母亲为一家操劳,决定自己为家庭做点事。那时候,最好也最无奈的出路就是进宫当太监。河间一带以出太监闻名,辗转相传,亲朋相托,许多人净身进了宫。李机灵所能想到的,就是这一条路。

“王爷,奴才的父亲只知道怎样挣钱养家,把钱看得很重,对我们这些孩子感情很淡漠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母亲对我们兄弟几个,感情都很重。奴才自求净身的时候,母亲难过得浑身颤抖,唯一的安慰是给奴才找了个好的净身师傅,托来托去,最后请到小刀刘的门下。他做净身,算这一行最好的。”李莲英说起伤心事,禁不住长吁短叹,“自从奴才决定净身后,母亲每天晚上跪香,求菩萨保佑,一跪就跪到深更半夜,在奴才净身前一天晚上,母亲在佛前起誓,要长年吃白斋,保佑我平安,打这以后,她再也一点荤、一粒盐也没沾过。奴才净完身回家,养了一年伤,这是母亲最累最苦的一年。这一年,也是母亲和奴才说话最多的一年。她是含着泪教奴才做人,告诉奴才打人一拳,防人一脚的事千万不能干,自己吃饱了,也要想着别人。但行好事,苍天不会辜负好心人;不光修这一世,还要修来世。所以奴才打进宫后,总结了两句话,算是奴才侍候主子的原则,事上以敬,事下以宽。”

醇亲王是第一次听李莲英讲这么多话,更深夜静,只有海浪有规律地响着,这样的夜晚,正宜促膝相谈。两个人都忘记了彼此的身份,醇亲王由衷地感叹道:“你的老母亲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好人。”

李莲英也是十分感慨:“是啊,在奴才所有的亲人中,最记挂的也是老母亲。奴才进宫那天,老母亲哭了一整夜,父亲拉着排子车,母亲追着车子一直送我到西直门,最后给奴才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。王爷,奴才如今看不得鸡蛋,一看到就想起老母亲来。”

“哎,你们这些人,都是些苦命人。”

“苦也是从前。如今奴才很知足。奴才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,有机会侍候太后和王爷。”说到这里,李莲英从刚才忘我里清醒过来,恢复了自己的身份,“奴才如今很知足,今昔对比,真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当年的‘皮硝李’,如今是三品总管太监,这都是皇恩浩荡!”

此时,炮台附近传来梆子声,李莲英醒悟过来,“啊呀”一声道:“王爷,都怪奴才多嘴,明天一早还要出海,耽误王爷休息了!”

“不碍的,你也歇息去吧。”

李莲英“喳”了一声蹑手蹑脚回到套间,听着王爷发出均匀的呼吸声,自己这才放心睡去。